



斯米尔诺娃 著

田野啊！田野

22
32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田野啊！田野

(苏联) M·斯米尔诺娃 著

楊 魯 譯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7·北京

M. СМИРНОВА
ПОЛЮШКО-ПОЛЕ

譯自 1955 年第 9 期苏联“电影艺术”杂志

内 容 說 明

这是苏联电影剧作家斯米尔諾娃繼“乡村女教师”、“乡村医生”之后，描写农村知識分子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契尔内舍娃是一位乡村女农艺师，她热爱劳动，热爱乡村，热爱田野；她把集体农庄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切身事业，并对这种事业充滿了奋发的热情和無比的迷恋，用她自己的話說，“我已經跟田野結婚了。”的确，个人生活中的波折和磨難，在这位正直、热情和富于原則性的姑娘面前，被处理得那样感人而又具有說服力。剧本以生动鮮明的笔調，向我們展现了苏联集体农庄庄員和农村知識分子的面貌，以及他們的内心活动；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具体的人和故事，使我們看到了苏联集体农庄是怎样在党的正确方針指引下，發揮了农庄全体成員的力量而不断发展壯大起来。

田 野 啊！ 田 野

(苏联) M·斯米尔諾娃 著

楊 魯 譯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會館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frac{3}{4}$ · 字數 64,000

1957 年 12 月第 1 版

195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730 册 定價 (7) 0.28 元

統一書号: 10061·82

廳滿白雪的田野和乡村。出現了下列字幕：

在我們辽闊祖国中部地帶的最普通的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里，我們影片里的英雄們在这里生活着、工作着。

哎呀，“革命波浪”集体农庄的街道上颳着多么大的风啊！

在一座有着庭院的房舍附近，旋着狂暴的风雪！这天早晨，农艺师契尔内舍娃睡在这所房屋里的小房間里。

小房間里还很黑暗。只有天花板上現出了一条从沒有修到頂棚的間壁上方射进来的光綫，再还有昏黑的窗戶上挂着的霜雪，閃着白光。

床边方凳子上的鬧鐘响了起来，又寂靜下去。它喚醒了契尔内舍娃，她睜大了眼睛繼續躺了一会兒。

外屋房門砰地响了一声，听到了脚步声，傳來由水桶向痰盂罐里倒水的声音。随后，一位老太婆喘着气，喊道：

“姑娘，你还没醒嗎？昨天晚上無線电广播說：有一些什么貴宾要到咱們这兒来。”

“杜尼婭大娘，你看过温度表沒有？”契尔内舍娃沒有轉过臉來問道。

“好象是二十八度，可是，亲爱的，风都能把人給颳倒了呢！”还是那个声音回答道。

姑娘担心地坐了起来，摸着黑穿起衣服来。

“要冻坏的……真要冻坏的……”她嘟囔着，穿着絨綫衣。“昨天第二生产队那兒的积雪都从土崗上颳跑了。”

姑娘打开电灯。

耀眼的灯光刺着眼睛，照亮了窄窄的小铁床，床边墙上钉着个书架，上面摆着农艺书籍，在角落里有一张没油漆过的桌子，这是她工作和吃饭的地方。桌上靠近窗子的地方放着一面镜子。契尔内舍娃把它移近自己。一张有对褐色眼睛的、睡得微微浮肿了的脸从镜子深处向外望着，轻软平直的头髮，一张大大的、外形不怎样端正的嘴，使她的面孔显得既善良又具有某种诱人的感觉。

“土豆已经煮好了，”那同一的声音通知说。

契尔内舍娃从间壁后面走出来，到厨房里去了。在这里，火炉嗤嗤地燃烧着，一位有着圆鼻子的老太太站在炉旁，正用两把长柄的铁叉子熟练地操作着。

“现在我什么也不吃，”姑娘坚决地声明道，“拖拉机六点鐘就开来了。”

“要是你不去，人们就什么也不干了嗎？”

“怎么能没有我呢？我是农艺师呀……”

“农艺师，农艺师……好主人并不总跟在人们屁股后头跑啊。吩咐一次，大家就都听了。”

“您算了吧，杜尼亚大娘……”

“算了，算了，亲爱的。还是把你的脑袋好好围上吧，黑夜里用不着把脸露出来给谁瞧呀！”

“就是在白天，我也不喜爱这个呀。”

“正因为这样，你才老是做姑娘呢。”

“我不是说过嗎：我已经跟田野结婚了，”契尔内舍娃开玩笑地说道。

“亲爱的，从田野那兒你是等不来孩子的。”

“我要孩子做什么？他们只能叫我耽误工作。”

她走到街上。

风向她扑来，刺着她的面孔，窒息着她的呼吸，击打着她的脊背，并且差点儿没把她从台阶上推下去。姑娘摸着黑把滑雪板绑在毡靴上，然后在黑暗中沿着沉睡的乡村街道滑去。

好大的风呀！为了能向前走，得把身子深深地弯向前，并且有一种感觉，前额好似顶在铁板上似的，脸开始象针扎般的发痛。

可不是吗，杜尼娅大娘说得对。应该用围巾把前额和鼻子都包起来，不然，会冻伤的。瓦利娅把围巾缠好，只留出一个小缝来看路，然后费劲地顶着风走去。

她走过一座用圆木造的桥以后，离开了道路，顺着山坡向闪烁着稀疏灯光的方向滑去。这些灯火是由第二生产队的房舍里透出来的。不多久的工夫，她就滑到了几棵白柳树跟前，白柳树后边就紧靠着乡村街道。一辆拖拉机顺着街道迎面开来。

“维佳！”她喊道，但没有人回答她。这时契尔内舍娃站在道路中间，挥动着手里的支棍。“嘿，嘿！”

拖拉机开到她紧跟前才停下了。

“很——很容易把你压死的，”拖拉机手有点口吃地说道，“怎么回事？”

“你这是开到哪儿去？”

“开回拖拉机站去。”

“为什么开回去？”

“都还睡着呢……我象个傻瓜似的，转了整整一个钟头。”

“再开回去！”

“怕什么呢？”小伙子一边转着拖拉机，一边含含糊糊地嘟囔着。

契尔内舍娃用手急驟地敲着生产队长的房門。沒有回答。身后傳來毡靴踏着积雪发出来的咯吱咯吱的响声，接着—位女人用嘶啞的声音說道：

“門沒有鎖。”

“队长在家嗎？”瓦利婭問道。

“在家。”

契尔内舍娃走进屋子里。

第二田間生产队长扎哈尔·古洛夫連衣躺在床上。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用一对不大的、深陷的眼睛，冷漠地在对方的身上扫过。他看見契尔内舍娃以后，不仅沒从床上起来，甚至連头也沒轉向她。

“您好，”女客人說道。

“你好，”他从牙縫里喁喁地回答說。

“扎哈尔·彼得洛維奇，現在田里的气温已經降到零下三十度，而且还颳着大风，您怎么到現在还能躺着呢，真是的……”瓦利婭毫無顧忌地、唐突地开始說。

队长不高兴地瞧了她一眼，什么也沒回答。

“我要問您一声，誰会替你們把阻雪柵架到田野里去？誰会来犁起雪壟？”契尔内舍娃气冲冲地繼續說道。

古洛夫仍旧不理睬她。

“这就是說，拖拉机站給机器，給人手，而我們却躺在床上发懶嗎？”契尔内舍娃費好大勁才控制住自己，繼續說道。

“你算是个什么生产队长？什么也不是！你只是块絆脚石罢了！那些跟你干活的人，真倒霉透了。”

在她說这些話的时候，古洛夫坐了起来，然后对在隔壁发出响声的什么人喊道：

“阿尼西卡，真見鬼，牛奶跑出来了！”

这时契尔内舍娃才看見放在火炉上的鉄烟罐上鼓起来白色

圓形的泡沫。跑出來的牛奶落在炭火上，噼噼作響。

“不管怎麼樣，我一定想法叫人們把你撤掉！”她憤怒地喊道，用腳踢開通向門道的、緊閉着的房門。

古洛夫等到這位不速之客砰地一聲推開門道的門以後，才走到嵌在牆壁里的黑色、狹窄的小食櫥那兒，拿出來墨水瓶，坐在燃燒着的火爐對面給克魯特雅斯克拖拉機站轄區的黨書記魯金寫着檢舉信，控告“革命波浪”集體農莊的農藝師瓦蓮奇娜·契爾內舍娃，說她曾發表過反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政權的言論。

……而在這時候，契爾內舍娃正敲着鄰近一所房屋的窗戶。

“魯沙嬋嬋！”

聽到她的呼喚以後，一位瘦高個子的女人邊走邊穿着衣服跑了出來，於是她們一起向對面的一所房屋走去。當她們從那兒走出來時，已經是四個人了。

他們再向下一所房屋走去。他們已經是六個人了。

不久，又有三個人加入他們的行列。然後契爾內舍娃帶領着大伙開始從敞棚里向外面搬運着阻雪柵。

拖拉機把許多阻雪柵拉到田野里去了。

黎明的微弱的光綫使我們看到了田野，有兩輛拖拉機正在犁着積雪。莊員們在雪地上架設着阻雪柵。人們的臉蛋、手臂、膝蓋都凍僵了。由於刺骨的寒風，眼睛里流出淚來。

“你們說吧，婦女們，咱們這兒是一種什麼風氣啊？”魯沙·克伏洛娃說。“哪兒的工作沉重，那兒就沒有了一個男人，而哪兒輕鬆討巧，他們就都長在那兒了……”

“親愛的！要知道他們會吵會鬧啊！”活潑的瓦里婭·蘇杜奇柯娃比划着說。

“我今天就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契爾內舍娃說道，可是

有一个姑娘沒讓她把話說完，就跑上来用雪为她揉擦冻得僵白的兩頰。

坐在干草車上，从这兒經過的挤牛奶的姑娘柯瓦索娃看到这个場面，呼喊道：

“救命呀！他們想謀害农艺师了！”

“我們是救她，誰也不是想掐死她呀，”姑娘們大笑地回答着，然后对着挤牛奶姑娘的身后，用冻得嘶啞的嗓子喊道：

卡佳，我的好女伴，
快快跑上那个小山巔，
那兒有个姑娘在嗚咽，
情人把她抛弃在一边……

而挤牛奶的姑娘則把兩手插在腰間，从車上回答道：

紐莎，我的好女伴，
我不能跑上那个小山巔，
我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情人也把我抛弃在一边。

风把歌声吹散了，风把歌声掩沒了。

豎立起来的阻雪柵越来越多了。

契尔内舍娃一面檢查阻雪柵架設得是否牢固，一面說道：

“姑娘們，咱們穿着毡靴还覺得冷呢，可是那又嫩又小的幼芽在冻僵了的土地里又該怎么样呢！讓咱們把阻雪柵架得牢固些……叫雪把幼芽盖得暖和些吧。”

尽管時間还很早，但集体农庄管理处里已聚集了好多人。

等待着分配任务的田間生产队长們坐在火炉旁吸着烟。古洛夫也坐在这兒。

會計撥着算盤珠，發出劈利啪拉的响声。

擠牛奶的姑娘卡佳·柯瓦索娃氣得張大了鼻孔，向集體農莊女主席烏拉干諾娃發脾氣。女主席正在急於接通拖拉機站的電話，但怎麼也接不通。

“在別人那兒，早都採用了合理調配的多水份飼料，而在咱們這兒就只知道要求提高產乳量，至於怎樣喂養的呢，卻無人過問，只喂清一色的干草啊，”卡佳越說越上火。“這樣不行，要是叫你嚼上三個月干草也會完蛋的！”

“卡佳，這樣說來，你一定跟乳牛一塊兒嚼過干草了，”生產隊長別辛取笑地說。

“斷爪子的鬼東西，快閉住你的嘴吧！”卡佳打斷他的話，重新對女主席說道：

“麗孜維達·伊萬諾芙娜，對待牲口也該有點人心啊！……”

“你總糾纏着我幹什麼？”烏拉干諾娃用嚴厲的眼色瞞着她。

“請批給一些麩子吧！”

“不是已經說過沒有麩子嗎！”

“有麩子！”

烏拉干諾娃終於聽到听筒里有了聲音。

“喂，喂！”她喊道，“是托霞嗎？給我接拖拉機站。是拖拉機站嗎？我要跟站長講話……”

然而要想擺脫掉卡佳，可不這麼簡單。她又向女主席跟前逼近一步，威脅地說道：

“麗孜維達·伊萬諾芙娜，咱們好說好商量，把麩子發給我吧，我的牛在等着呢。”

“可是我這兒，人們也在等着呢……成千件事等着我處理，你却總拿自己的牛來纏我。”

“啊，‘自己的牛’？”卡佳的脾气爆发了。“这是说，这些乳牛不是公共的，不是国家的，而是我的？是我个人的？私有的？对吗？”

“卡佳，不要发火！”女主席说服道。

“我要发火！”姑娘跺着脚说。

“你想怎么的呢？”

“我要一张领犊子的领单！”

“好吧，”丽孜维达突然屈服了。

卡佳立刻高兴起来。

“丽孜维达·伊万诺芙娜，让我来亲亲您吧！”

“去你的吧……去亲牧畜专家去吧。”

“第一，他到城里去了，第二，他不让我亲他。”

男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喂，喂！是霍林吗？派到第四生产队去犁雪的拖拉机在哪儿呢？”

烏拉干諾娃的面孔是誘人的。她那不大的眼睛里蘊藏着熱情和威儀。

“尼古拉依·費德羅維奇，請你等一等，等一等再說！關於爭取豐收的問題，咱們兩個人都對國家負責，請你還是不要繞圈子，快把拖拉機開來吧！你說什麼，是為我嗎？……”她立刻變得年輕了，變得漂亮了，笑了起來。“這以後……等有機會再說吧……祝你健康！”

她掛上了听筒，用炯炯發光的眼睛環顧了一下在座的人們，於是笑着說道：

“哎，你們所有的男人都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

“麗孜維達·伊萬諾芙娜，這要看你怎麼對待我們了，”別辛嘲笑著說道。

臉凍僵了的契爾內舍娃走了進來。她對到生產隊長說道：

“你們原来都在这兒烤火、吸烟。却没有一个人到田里去。真行啊！”

“瓦利奇卡，我們在等待分配工作呢。真的，我們還沒接到任务……”一位綽号叫做卡林的，面帶病容并有些浮腫的男人开始辯解道。

“可是兩年來我一直說什么來着？应当在头天晚上把這些事都做好。還有一件事，丽孜維达·伊万諾芙娜，难道对他，”她指了指古洛夫說，“就沒有一点兒規矩嗎？”

烏拉干諾娃心平气和地看了看农艺师。

“瓦利奇卡，你好象一个坏了的鬧鐘，总指在一个数目字上，你要知道，对人應該注意态度的，記住你是我們的生产組織者呀……”

“但我的兩手是給捆住的，”契尔内舍娃看了她一眼說。

“給你松开手，你会把所有的干部都給赶掉的，我的温和的人兒啊……”

古洛夫微笑了。

“那好，”契尔内舍娃說道，“我只好跟魯金說去了。”

“那怕你跟上帝說去呢，”烏拉干諾娃朝她背后說道。

到拖拉机站大約有五公里。当契尔内舍娃用坚定的步子走到橫架在复滿白雪的桥上时，一輛卡車从后边赶上了她。在司机旁边坐着一位青年人，他有一副白淨的、潤紅的面孔和一双藍汪汪的眼睛。这是牧畜專家米佳·祖布柯夫。

小伙子一看到契尔内舍娃，立刻露出了笑容。

“农艺师！”他喊着，沒等汽車停下就跳到路上。

“米佳奇卡！”姑娘也高兴起来，“你回来了，太好了，不然大伙老問：‘牧畜專家什么时候回来呀？’”

“訓練班一結束，我連一分鐘也沒耽擱就回来了。”

“真是個聰明人！”

兩個青年人迅速攀上車廂，坐在油料桶間的干草上。卡車馳過蓋滿白雪的田野，馳過松樹林，然後沿着山麓向左開去，就在這兒的路上出現了一個人，他穿著件半截皮袄，舉起了一隻手。

“好象是區委書記呢，”米沙說道

“是，是魯金，”瓦利婭也看清楚了，說道。“我正要找他呢。彼得·伊萬尼奇！彼得·伊萬尼奇！”她揮舞著手套。

司機給魯金敞開了駕駛室的門，但他拒絕坐到那兒，却爬到青年人坐著的車廂里來了。卡車繼續向前開去。

“喂，米特里，你走後真發生不少新事情呢。我又添了個兒子。為了紀念你，也給他起個名字叫米奇卡。

“對呀，這真是個好題材呢，”祖布柯夫用力握了握書記的手。“不，同志們，我現在才明白過來，我是多麼想念你們呀。”

“瓦利奇卡，我是沾了你的光啦，”魯金推了一下契爾內舍娃。

“沒有的話，”牧畜專家不知所措地說道。

“那麼你的臉紅什麼呢？”

“這是性格上的缺陷呀。”

“真可惜！可是我還以為在你們之間已有了什麼計劃呢。”

“彼得·伊萬尼奇，只不過是很老、很老的友誼……”瓦利婭笑了起來。

“這也不錯啊。你學習得怎麼樣？”

“滿好！還寫了一個劇本。已經交給業餘劇團排演去了。”

“這小伙子可完了，”魯金擺了擺手說，“你現在會停止

鍛煉自己的意志了，開始抽煙、喝酒，還要追求擠牛奶的姑娘。”

“這是從何說起呢？”米佳不高興了。

“劇作家們天生就是這樣的人啊。”

“那才不對呢。我決不會使自己放任自流的，”小伙子驕傲地說。

“走着瞧吧，”區委書記挑戰似的看了他一眼。

路上出現了一個人，他穿着件破大衣，戴着皮帽子。

“幸福的人在那兒走着呢，”魯金看了一眼說，他敲了敲駕駛室后面的玻璃。

“朋友，停一下。把那個姓幸福的不幸的人拉上來吧。”

“站長真多餘攻擊他。他原是個怯懦的人呀！”

“瓦利奇卡，你真是心地善良，”魯金微帶嘲笑地說道，並拍了下她那戴着手套的手。

汽車刹住了。從車廂外面出現了幸福的人的總是負疚的臉孔。然後把他那一雙穿着縫補着底掌的毡靴的腳跨進車廂里。他孤獨地坐在一邊，老是眨着發紅的眼瞼。

“你還沒看見薩維茨基同志嗎？”他羞怯地問着瓦利妮。

“是的，還沒有……”

“這是緊要關頭啊！”他憂郁地嘆氣道。

“哪一個薩維茨基？”米佳警惕起來。

“能是哪一個呢……姓薩維茨基的總農藝師呀。”

“那麼，伊萬·伊萬諾維奇呢？”

“跟農莊主席到‘路得尼基’去了。”

“可是現在叫誰給我提台詞呢？”

“米佳，你這個人真有點不正常，”契爾內舍娃笑了起來。

“唉，你什麼也不明白呀。他曾是個出色的提詞家呢。”

“不，米佳，你的确有些不正常呢……”魯金大笑起来。

汽車开进拖拉机站的院子里。魯金在小鋪門口下了車。

“祝你順利！”他对农艺师說。

“噢，彼得·伊万尼奇，我急需跟你談一件事情！”契尔内舍娃忽然想起要說的事，从汽車上跳了下来。

“真是個怪女人！我們一块兒走了这么长的時間……那只好在开会以后了。”

契尔内舍娃一个人順着小路向办公室走去。

在不远的地方，一座有两个宅子的房屋跟前站着两个小姑娘。她們紧紧地拉着手。一个大約八岁，另一个大約四岁。从她們緊張地向四周張望着的神情，可以断定是初次来到这个地方。那弯角的乳牛，跑着叫着的狗以及無目的地用棍子敲打着木头又敲打着积雪的男孩子都使她們感到恐惧。一个男孩子看到小女孩以后，开始向她們做着鬼臉，用棍子打雪，濺在她們身上。

那个小的女孩恐惧地抱住姐姐。而姐姐則把小妹妹紧紧摟在怀里，保护着她不受那淘气的男孩子的欺負。

“斯拉瓦！”契尔内舍娃喊道。“坏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呢？看我告訴你爸爸去！”

男孩子一陣风似地跑开了。

瓦利姬走到小姑娘們跟前。

“你們是誰的孩子呀？”

“是爸爸的，”小的回答道。

“是薩維茨基家的，”大的解釋道，于是两个孩子都信賴地紧偎到她的怀里。

拖拉机站长霍林的妻子提着叮咚作响的水桶从門口走出来。虽然天气非常冷，但她却沒穿皮袄，只穿了件印花布的衣

衫。她那松軟的，已經开始发白的頭髮象皇冠似的复在头上。她的面孔上焕发着非常善良仁慈的光彩，虽然面孔的輪廓不太方正，但却显得很美丽。

“瓦利奇卡，你怎么不进来坐坐呢？”她向契尔内舍娃喊道。

“卡捷琳娜·阿尼西莫芙娜，我没有工夫……一点鐘要跟总农艺师开会。”

“这就是他的两个孩子，”霍林娜瞧着小女孩們，并用烏克蘭話夾雜着俄罗斯話告訴她說，“他是个單身汉，而且又是个很自持的人。我对他說：暂时讓小姑娘們住在我这兒吧。但他却断然拒絕了。可是我真心疼這兩只小鴿子呢！这么一点大就沒有媽媽了。早晨把她們留在門口台阶上，她們就象綁在那兒似的，一步也不走开。”

“他本人到哪兒去了？”

“尼古拉依·費德羅維奇給他介紹这里的情况去了。看，那不就是他們嗎，”她指了指隱隱綽綽可以看得出来的自己的丈夫和薩維茨基。他們正沿着無尽头的、半被雪埋上了的、排列在那里的成套机件走着。有一些人在机件旁忙碌着。

這兩個人的外表有很大的差別。

薩維茨基是个老成持重、很少說話的人，他的眼睛是冷漠的，举动是簡單的。他的举止完全約束了好交际的、性格直爽的霍林。

“机器多得很……这是些最好的机器，”站长指点着說道，好象是在請同行的人来贊美这些财产似的。

但薩維茨基却看了看复在机器上的雪和生了锈的机件，于是霍林的热情消逝了。

“当然，生锈了……当然要变成廢物了。在雪地里进行修理工作真不象回事，”他急忙补充道。

薩維茨基什麼也沒有說，他在自動聯合收割機最複雜的機件旁邊站下了，看了看機件。

“是的……”他不愉快地說道。

“這是因為我們以前的那個康拜因手，”霍林解釋着，“他叫斯特魯科夫。你知道嗎，那是個亂糟糟的傢伙。只好把他撤職。現在這位叫基留特金，是我們的先進生產者。你們認識認識吧。叶菲姆·捷勉契伊奇。”

薩維茨基那沉默的、注視的目光使康拜因手有些惶惑了。他是一個身材端正，個子高高的小伙子，有一張瘦長的、長着黑眉毛的臉。然後站長帶着總農藝師繼續向前走去，從那正在進行修理工作的人們身邊走過，從那正在修建中的車庫旁邊走過。一些載着木材和磚瓦的汽車正開到這兒來。

“就是這樣，一切都得鬥爭，”霍林抱怨地說。“建築材料要鬥爭，運輸車輛要鬥爭。而最令人頭痛的是人少。”

“那麼，為什麼你的鄰居早就把車庫修好了呢？”薩維茨基問道。

“在區里，他們有幫手，”霍林簡單地解釋道。

“可是中央全會的決議……”薩維茨基開始說，但霍林把他的話打斷了。

“親愛的亞歷山大·菲多洛維奇，從中央全會作出決議到把決議完全實現，得好幾年的工夫呢！我並不是說沒有進展。有的！您看這不是新的機器，執行機械化的人員也都來了……不錯，住宅還沒修好。我把自己的臥室讓給他們了。”

“爸爸！”小姑娘們從遠處喊道。薩維茨基向她們摆了摆手。

“您餓居有多久了？如果這不是秘密的話。”

“兩年。”

“誰照顧您的孩子呢？”